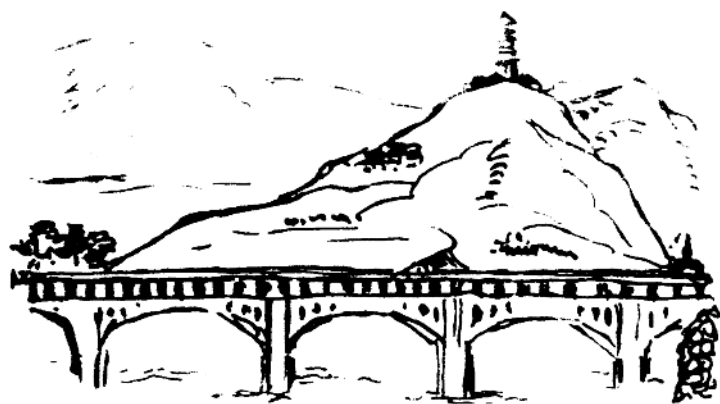


淮南大众剧团史料汇编

第一辑

84年：第1辑

85年：第2辑



中共天长县委党史办公室 编印
淮南大众剧团史料征集小组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日

目

录

(1) 前 言

(3) 张泽易：回忆四十年代，我心驰神往
——淮南大众剧团纪事

(21) 龚 林：在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上（之一）
——回忆大众剧团玩旱船

(24) 夏侯魁：素材一札

(28) 李泽林：我的启蒙老师

(34) 何捷明：淮南大众剧团演出《九宫山》的情况

(38) 谢仁宏：淮南大众剧团不忘淮南人民大众

(40) 靳 明：“兵马未到 粮草先行”
——在剧团搞服装道具工作的回忆

(43) 龚 林：小 资 料
(大众剧团几个方面的小统计)

(45) 张泽易词：淮南大众剧团团歌
莫 明曲

目

录

这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新四军军部首长赞誉为状元剧团的淮南大众剧团历史资料的一个小册子。如果说是奉献给同志们的见面礼，那也定说不上什么厚礼。即从回忆录、文史资料文体的写作方面看，册子中也未必均为上乘之作，但无疑的，这是一束质朴清新、生机旺发的战地黄花。她促人亢进，使人追念，引人思考。

事情的缘起，大多数剧团老团员同志都已知道。——去岁初冬，淮南大众剧团的十三位老战友聚会金陵，在无限深情叙旧之中，共同倡议并具体商讨了征集剧团的团史资料。聚会同志一致委托大众剧团的发源地、活动中心地天长县的党史办公室，协同进行征集联系活动和资料汇编工作。天长党史办欣然承受。半华多年，在中共天长县委的关怀下，在剧团老团长和一些团员的热情支持以及天长党史办的积极协同工作下，征集活动已初获成效。这里选择征集到的部分回忆录编为第一辑，尔后再陆续汇编，旨在借此进行交流，相互启发、推动，补充、核实史料，促进工作的开展。

老团员们，北国南方，任重事繁，从事此又无专门人员、机构和经费，却决心搞这么一件费工费时费难之事，为什么？这道理似乎不需受我们多饶舌的。同志们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回顾、探索、总结过去战争年代的文艺——戏剧活动走过的路，作为今日社会主义文艺——戏剧活动

的借鉴，以深入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继承革命文艺传统，开拓未来。这完全是必要的。它是直接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于今天党的总任务、总目标的。张泽易老团长在来信中说，征集革命战争年代剧团的团史资料，是“一件极重要、极有意义的工作。为将来编写中国戏剧史、敌后文艺史、新四军文艺史做了大量材料收集工作”。这既是肯定和鼓励，也是点示要义之言。

万事起头难。不论怎样，现在总算是开了个头。接下来，就是希望剧团所有成员更好地关注此事，各尽其力，众志成城，善始善终，实现目的。为此我们谨提几点要求：

一、积极提供史料（另刊征集启事，请见）；

二、对“第一辑”提意见：列篇资料的品评，史实上的补充、核证，篇目安排、编辑工作妥否？

三、为整个征集工作出主意，提建议。如何使工作进行得更有效？还有那些有利条件、积极因素可充分利用、发挥？走上前，看下步，今后工作中该注意些什么？

全国的党史、革命斗争史资料的征集、编研工作，在中央、各级党委的重视领导下，方兴未艾，纵深发展，着手全面，规划进行。胡耀邦同志今年三月又作出了加强史料整理工作的批示。这对我们是个很有利的大背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负托，任务繁重，困难尚有。但我们想：只要剧团所有同志发扬当年大众剧团的团结战斗、坚韧不拔、精湛求艺的精神，胜利完成此举，抑有疑义乎？

· 编 者 ·

1984年8月

我们应该感谢毛主席，他给予了我们文艺的新方向。

——周恩来

四十年前，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传到敌后抗日根据地——苏皖边区淮南路东（淮河以南，津浦铁路以东）解放区以后，我们淮南大众剧团在路东区党委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逐渐走出了一条适合当地群众和自身特点的道路。现在，根据自己的回忆，写下这一终生难忘的岁月。

新的一页

1942年秋天，那时我在淮南大众剧团工作。区党委向全区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文艺大众化”问题。不久，宣传部宣传科长徐建楼同志要我在大众剧团里组织一个专门小组，任务是研究戏剧大众化问题。他特别指出要向民间艺人学习，学习民间艺术。小组成立以后，就到群众中去采访。当时在我们驻地附近，有一个业余的民间艺人剧团。他们演唱的是流行较广，很受群众喜爱的洪山戏，有些曲调类似扬剧。为了向他们学习，我们特邀请他们来剧团驻地演出。我记得剧目中有出戏叫《吴汉三杀妻》的，讲的是王莽时代的故事。那一带民间流行

米
淮南大众剧团纪事
张泽易

回忆四十年代，我心驰神往

米

的小调很多，我们都进行搜集。

这时，在敌伪占领区的上海，有一批在大专院校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民族先锋队员和一些党的同情份子，由于暴露了身份，不能再隐藏下去，党组织便将他们撤退到解放区来。我们剧团分来了一、二十位女将。由于人员骤增，领导上决定分出一批人来（约十余人）成立大众二团，以演出民间戏剧为主要任务。并任命我为团长兼指导员。

以后我们又从来安县请来了一位名叫王×泉的民间艺人做艺术指导员。他会唱洪山戏，自己还会编写。他写了两出洪山戏。一出叫《从军记》，另一出叫《保家乡》。《从军记》写的是历史题材，不算怎么好。《保家乡》写的是现实题材，剧情是日本鬼子下乡扫荡，强奸了一名青年妇女，丈夫是民兵，以后配合新四军打了回来，消灭了敌人。这是淮南路东地区第一个以戏曲形式反映现实斗争题材的戏，也是最受群众欢迎的戏剧之一。这个戏在一个时期内，成了我们大众剧团主要的上演剧目。《保家乡》的创作和演出，对淮南路东解放区的戏剧运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揭开了大众剧团的新的一页。王×泉同志的历史贡献是不应被忘记的。

风云突变

我们大众二团成立还不到一个月，这个地区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1942年的初冬，区党委宣传科科长徐建楼对我说：上级得到情报，敌人要对淮南地区实行残酷扫荡。党、政、军领导机关已实行一元化领导。区党委改组，统一领导津浦路东、路西两块根据地，领导机关实行大精减，两个县合并，组成一个办事处。区党委的几位领导同志，都分头下去亲自抓一个片。为了应付即将来临的严重斗争，

区党委决定两个大众剧团和少年工作团合并成一个精干的大众剧团，外来干部（指路东地区以外来的干部）一律撤退到新四军七师地区，只留下我一人当团长兼政治指导员。他指示：新的大众剧团成员必须是本地人，熟悉当地情况。无法工作时，可以分散回家。

在最艰苦时候，要我挑起重担（那年我将满二十三岁），我十分感谢党委对我的信任。我向徐建楼同志提出：“能把何秋征同志留下来吗？”徐问：“他做什么呢？”我说：“他当团长，我当指导员好了。”徐建楼同意了我的建议。我回到驻地之后，传达了上级的指示，何秋征同志也率领少年工作团从外地赶了回来。

我们欢送走了一大批外来干部——我们在一起战斗了二、三年的战友，欢送他们踏上新的征程。——当时要穿过两道铁路封锁线，去新四军七师地区。著名国画画家亚明同志就是这时候离开了大众剧团的。

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我们组织了一个短小精干的大众剧团，有十六个团员，他们是：郭民、陈真、何捷明、何仿、龚枚、龚林、李枚（女）、李智（女）、王祝（女）、殷鸿、吴祖庚、于进、陆艺、刘鹏、夏侯魁、甘潮。一个炊事员（姜志山），一个运输员（李志有），我们有二头驴子，一头驮幕布、服装、化装品等，一头驮粮食。加上我和团长，共计二十大人。这些人的名字是应该载入淮南戏剧史册的。

我和何秋征同志到新任区党委宣传部长张劲夫同志那里请示工作。他指示我们到前方去，开展反扫荡的宣传工作。他说：一旦战斗打响，敌人的注意目标是中心区，到边沿区去倒安全些。为了在前方开展工作，以便于接近群众，他指示我们换上便衣到东南一带去活动。就是现在的江苏省六合、仪征一带。

我们估计敌人扫荡一旦开始，情况可能是十分严重的。我们这支小小的文艺队伍，决不能增加主力部队的负担，至少要有自卫能力。

大众剧团原有六、七支小马枪，我们组织了一个武装班，又到二师供给部去领取了一批小手榴弹（比战士们背的手榴弹略小一号），男女同志各背两个（团长、指导员也不例外）。出发前，还组织了一次打靶演习。

几天之后，一支穿着五颜六色的文艺轻骑兵，冒着凛冽的寒风，向六合、仪征进发了。

街头“卖”唱

我们的队伍开进六合县马集附近的一座空庙里，庙不大，好在我們的人也不多，十多个男同志挤在在一间小阁楼上，三位女同志可能是与一位带发修行的老人住一屋。

我们在这一带演出了新编洪山戏《保家乡》。这一带地方，洪山戏（当地又叫“小开口”）很流行。加上我们的戏是新编的故事，演员都是当地人，唱腔好听，说白易懂，大受群众欢迎。何仿同志（现任南京军区歌舞团团长）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在剧中扮演儿子，当他因母亲被敌人奸污而自寻短见，又被人发觉抢救了下来时，有一大段唱，十分感人，我现在还记得几句：

双膝急忙来跪下，亲娘妈妈叫几声。

千万千万不能死，留下孩儿靠何人？

千不看来万不看，还看你乖乖骨肉情。

……但等你乖乖成人长大，

立誓做个报仇人，

那时候，你的乖乖，定要为你把冤伸！

何仿这段唱词，赢得了多少大娘、大嫂的眼泪呵！这个戏在配合反扫荡宣传中是立了头功的。

除晚上演戏外，白天，我们积极开展街头的宣传活动。

当地习惯，每个集镇，都有固定的逢集日期。每十天有的三个，有的两个集。附近的几个集镇轮流转，几乎每天都有一个地方逢集。因此，我们便去“赶集”。见来的人多了，我们在集镇的适中地方，摆上桌椅，布置下我们的宣传阵地。

我们有架手风琴，夏侯彪同志自己摸索着会拉几个调子。手风琴在那时候可是个新鲜玩艺，琴一拉起来，李智、王祝、李枚几位女将一唱起来，就吸引了一批群众。我们常选用一些当地较为流行，而在感情上又较健康的小调，填上新词。新词的大致内容是，反扫荡，当地的中心工作，宣扬好人好事，也有批评二流子的……，这些小调一经演唱，就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不仅要听唱，还要学唱。先是农村中识字的人自己拿来纸头，要把我们的唱词抄回去。不识字，不会写的人也很有兴趣，他们要我们的同志帮他们抄下来。开头还是个别的，后来要我们抄唱词的人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就去买了油墨、刷子（没有油印机），自己刻印起来。印刷的纸张，则是五颜六色，买到什么就用什么。最初，我们刻印的唱词是奉送的，可这样一来，要的人太多了，我们可怜的一点办公费，都用来买纸了。为了能使这一演唱活动，长期持久的坚持下去，我们决定要收点成本费。就是这样，也是供不应求。有人替我们出点子，说可以找关系把小调带到敌伪军占领的六合县去石印，我们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可以借此机会将我们的宣传品，传播到敌占区去。

为了便于保存、携带，我设计了一种形式，即把宣传品印成二寸宽的一张长条，折叠起来，像一块豆腐干大小。

那时的六合县城，是鬼子在江北的桥头堡，那里的商人愿意翻印新四军的宣传品，固然是为着赚钱，可也得冒性命的险，也还是有点爱国心的人。倘若今天有幸能保存着一张我们那时印刷的宣传品，该

是一份多么宝贵的历史文物啊！

大闹花灯

春节快到了，群众纷纷忙着过年，我们剧团在春节期间该怎样活动呢？

“你们这里春节都有些什么活动呢？”我们分头到群众中去求教。

“玩旱船，大家最喜欢看了。”群众回答。

旱船，是竹子扎制的，在旧时，都是个男扮女装的人站在船心，船两边各站一人，一名“骚达子”，一名“大相公”。骚达子是全船的核心人物，也就是主角。

经过研究，我们决定春节玩旱船。王祝、李智同志站船心（俗称“船心子”），吴祖庚同志扮演骚达子，夏侯魁同志扮演大相公。

于是全团同志忙碌起来，有的扎船，有的写唱词，骚达子、大相公则要学习玩船的各种功夫。

我们的船扎得很精细，挂满纸花，极是好看。因此，群众称我们的船叫《花船》。几天后，我们便来到金牛山下。

到了晚上，我们的花船走家串户，顺着庄子挨家走去。走到一家门口时，主人放一挂鞭炮表示欢迎。我们的花船就要停下来唱几段，倘使主人挽留你，他又放一挂鞭炮，我们再唱一段表示感谢。

我们演唱的小调，都是发动全团同志动笔写的，大家都进行创作。写得最多，最受群众欢迎的，是夏侯魁同志写的唱段，他几乎把当时的各项工作任务、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敌人的残暴……都用适当的曲调，生动的语言写了出来。

在这次活动中，我自己也参加了创作，用“十七十八大了头”的调子写了个《小小白脸汪精卫》，讽刺汉奸汪精卫卖国求荣。我把汪精卫写成一个政治妓女，而且力求用群众能听懂的语言来描绘他，揭

大汉奸本质。经过骚达子和大相公绘声绘色的演唱，成为一个受欢迎的节目。至今我还记得大半，请允许我写出来吧：

小小白脸汪精卫，
见了鬼子双膝跪，
左眼一卖，右眼一飞，
樱桃小口笑微微。

轻轻启开樱桃口，
面对天皇说从头，
早也向东拜，晚也向东拜，
饶恕奴家迟迟来。
天皇迟迟把言开，

叫声干儿唱开怀，
早也想你，晚也念你，
怕你的江山不久在。

（下面是对唱：）

怕我的江山不久在，
这个事看怎么安排？
干老子自有妙计来，
就请干父把言开，
给你飞机又有大炮……

可惜记不下去了，接下去可能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还写到敌后战场的形势，等等。

我们的花船走过了六合，仪征的许多集镇和乡村。

正月十五前夜，我们从群众口中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是正月十五某大庄上有庙会，赶庙会的人很多，据说是什么菩萨的生日，各地的善男信女，都要去烧香拜佛。这个机会不能放过，当然不是去烧香求神，而是去宣传抗日。

我们来到庄子上，看到来的群众确实不少。我们的花船在一块大空场上玩了起来。

只听得村外锣鼓喧天，一些人向村口跑去。群众告诉我们说，是××庄的旱船来了。这是在当地很有历史，也很有影响的一个玩旱船的班子。按着玩旱船的习俗，先来为主，后来是客，先来的应该去欢迎新到的，这是表示谦虚和礼让。群众中也有人这样提醒我们。我们的花船便敲锣打鼓向村头走去。只见一里开外，一大片人群，大锣大

鼓，好不热闹。对方大概也看见我们的船到了村口，等待迎接我们。只见他们的骚达子飞快向村头跑来，懂行的人告诉我说：他们知道你们是新四军的船，你们讲客气来欢迎他们，他们也表示客气，派出骚达子来占“下手”，把“上手”让给你们。你们也该叫骚达子跑上去抢占“下手”。我们的骚达子也飞快的向对方跑去，二人中途相遇，拥抱起来，携手而行。

对方大队人马到来，好不热闹。他们除了旱船之外，还装扮了许多人物，如蚌壳精之类，花花绿绿。

经过商定，两家联合表演，轮流演出。

我要说一说我们玩花船的几位演员，他（她）们在春节活动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站船心的是两位女将，李智、王祝，她俩当时都不到二十岁，扮相端庄美丽，歌喉婉转动听，又唱又舞，实在难得，直到现在，还有人记得他们的大名。

花船的核心人物是骚达子，是个丑角。吴祖庚同志简直可以说把骚达子演绝了。他头戴一顶尖尖的帽子，身穿一件旧戏的衣服，手拿一根青竹竿，脸上画了个小丑的模样，看着就令人发笑。团里的同志送他一个绰号叫“小老鼠”。大概说明他机警、灵活吧。骚达子要有插科打诨的本事，能说出、唱出当场的见闻。吴祖庚就有这个本事，他才思敏捷，会唱许多地方小调，韵味独特，别具一格。在玩花船的日子里，他是最受欢迎的人物了。

只见他手拿一根青竹杆，这根竹杆在他手里也是玩活了。他指挥的小船，一会是风平浪静，歌声悠扬，顷刻间又是狂风大作，波浪滔天。一会船又搁浅，行动不得。这都是吴祖庚大显身手的时候。他能表演出各种掌船的动作，跳出各种优美的舞姿。

我们的花船来到场子中央，骚达子竹杆一挥，船头就向了西，轻舟荡漾，再一挥，船头又向东，然后是行船如飞。一圈一圈的飞快转动。内行称之为“拜四门”。锣鼓一收，只听骚达子和大相公唱道：

锣鼓一打响呛呛。

花船来到××庄。

花船到此无别事，

一来迎春二拜望。

（锣鼓一通）

一来迎春二拜望，

各位同志听我讲：

去年辛苦十二个月，

流血流汗没有白忙。

军民团结来战斗，

粉碎了鬼子的大扫荡。

军民齐心搞生产，

丰衣足食乐洋洋。

（锣鼓一通）

乐洋洋，乐洋洋，

提防鬼子来抢粮。

空屋清野藏得好。

锅碗瓢盆全藏光。

春耕生产真加紧，

支援前方打胜仗。

又生产来又战斗，

保卫春耕保家乡。

（锣鼓一通）

骚达子与大相公对白：

骚：提起鬼子兵，

大：真是黑良心。

骚：可恨东洋，

大：一付坏心肠。

合：奸淫掳掠，杀人放火，

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

又抢光。真是个活阎王。

骚：这个小鬼子，更象黑煞神，

煞神一下界。

大：到处都遭害，

骚：黑煞神走一遭，

大：到处都糟糕。

合：现在请二位大小姐向大家

表一表。

丝弦起，船中姑娘唱道，一呀一枝花，碗是么碗口大，十指尖尖拿住它，生怕有人来抢，有人抢，无别个，强盗小东洋，小东洋有一付野兽的黑心肠……

（上面一大段唱词，是吴祖庚同志应我的请求特为回忆抄录的，为保留历史的风貌，我一字未改的照抄下来，我一边抄录，不觉心驰神往。那铿锵的锣鼓，悠扬的丝弦，优美的歌声，又在我的耳边响起。）

花船玩罢，停靠一边，船后的两个小伙计上场（这是我们玩船过程中添加进去的）他们是于进、甘潮同志，他俩各耍一套拳术。于进打的是什么拳，我记不起来了，甘潮打的是《醉八仙》。他们的表演是很精彩的。

我们的花船玩过，对方也作了表演。事后群众反映：“新四军的花船把××庄的船比下去了。”从此，我们的花船，在东南地区名声大震，我们先后到过四合墩、大井赵、樊家集、东旺庙、陈家集、谢家集、月圪集……，这些边远地区，都留下了我们的脚印。很远的集镇和村庄，每天都有人送红帖（用红纸写的字）来请。我们的花船一直玩到离敌占区六合县城二十里路的八百里桥。这里区委、区署的同志都十分关心我们的安全，叮嘱我们要小心。夜晚在玩船的时候，我和何秋征同志怀抱小马枪，在观众外面巡逻放哨。

集上有一家照像馆，白天，我们全团同志在这里合影。郭民同志居然将这张照片保存了三十多年。几年前，他翻拍了一张寄给我。照片上右手第一人便是我，我左手指向前方，这是同志们导演要我作的动作。左边腰部有一块黑的东西，是我背的手榴弹袋。照片上，大家的目光集中一个方向，后排的同志踮起脚来极目远望，我们共同的心啊，飞向延安，飞向党中央。

救 灾 公 演

大概是 1943 年四月份，我们出发到了天长县的铜城镇，这是淮南解放区的经济重镇。人口上万，商业繁华，是我们同外面通商的重要渠道，号称《小扬州》。

天长县委和政府指出：希望我们作救灾公演，将演戏卖票得来的钱，救济灾民渡过春荒。

剧团演戏，从来是义务性质，主要是进行革命宣传，抗战时期，剧团卖票演戏还是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

县委和政府希望我们公演五场。但当时我们拿不出这么多戏来，他们建议我临时写个戏。

《劳动人民的儿子》，张泽易编剧，何秋征导演。这是我 1941 年春天写的一个五幕话剧，内容是描写解放区初建时的斗争。曾多次演出过。女作家菡子曾写专文介绍。《第三代》，三幕话剧。张泽易编剧、导演。1942 年为庆祝淮南青年抗敌协会成立而作，曾多次演出过。戏写的是“一二·九”学生运动，当时我是北平汇文中学一年级学生，是运动的参加者，从这时起，我开始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这是我写这个戏的生活基础。《李桂五》，五幕话剧。张泽易、王业淳创作，孙 玲、张泽易导演。1942 年秋为淮南农代会而作。写的是盱眙县西高庙地方一个名叫李桂五的共产党员领导武装暴动的故事。《生产战线》（歌剧），张泽易编剧，何秋征作曲并导演，这是三月份我们玩过花船之后，住在一个叫“紫竹村”的庙里写的，目的是为配合春耕大生产。我们回到张公铺大李庄地委、分区驻地时，作过第一次正式演出。开幕时，有一个序曲，是男生独唱：

我走遍了淮南，	·	啊，战斗吧，淮南，
淮南是我的家乡，	·	决不让敌人把你来侵占。
她呵，抚育和成长了我，	·	啊，战斗吧，淮南，
才使我有健壮的今天。	·	团结起人民三百万，
啊，淮南，	·	一致保卫田庄家园。
而今，敌人要把你当做一顿丰美的夜宴，	·	啊，战斗吧，淮南，
它要吞食了你，把你当做席上的糕点。	·	战斗吧，淮——南！

我记下这段歌词，不过是想留下一点历史陈迹，唱起何秋征同志谱写的这支曲子，引起我无限的怀念呢。

继歌剧《生产战线》之后，我还写了一部话剧。那是在我们回到地委、分区之后，住在大李庄前面一个只有二三户人家的小庄子里写的。当时分区×县破获一件拖枪投敌案，一个混进连队的敌特，鼓动指导员拖枪投敌，分区首长指示要我们把这个案件写个戏，教育部队。我和何秋征同志到了保卫部门，了解全部案情经过，翻阅了档案，提审了几名主要犯人，何秋征同志还画下了他们的形像，他是为导戏作准备的，创作任务落在我的肩上。我俩三个晚上便完成了二幕话剧，《一念之差》。一天，上午开公审大会，主犯被枪决。当晚我们的戏便演出了。干部、战士们都很惊奇，说：上午才开公审大会，晚上就演出戏来了。化装得都很像呢。其实我们是早在一星期前就接受了任务呢！因为它是反映军队内部斗争的事情，所以没有参加公演。

第五个剧目也是在1943年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写出的第三部戏。我打算写一个现实生活的题材。我向地方同志作了一些访问，了解到知识青年中存在的一些倾向，盲目自大，互相吹捧，以“家”自居，轻视劳动群众……，我决定写一个喜剧，讽刺一下这些现象。我开了两三个夜车，写出了两幕喜剧《现世通病》。导演自然是何秋征

了。在分配角色的时候，大家要我自演三角。这次居然自编自演，也是我生平第一次。

谈到大众剧团，不能不说郭民同志。他在这次公演的三个话剧中都担任主角。也是大众剧团的台柱。他是来安人，普通话说的较好，身材魁梧，声音响亮，又能苦心钻研，因此成功地创造了几个英雄人物。我俩是淮南大众剧团从头到尾，贯彻始终的两个人。他对淮南的话剧运动，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短短的几天之内，要公演五个剧目，一天排一个戏（恢复三个话剧，重排一个歌剧，新排一个话剧），服装、道具、布景，全部要在当地借用。这有多大的劳动量？有多大的劳动强度？现在回忆起来，简直不敢想象。这些都是那些无名英雄们完成的。

公演是在铜城市文化馆的小舞台上进行的。台下是一块大空场，观众来看戏，还要自带板凳。

为了创造一个公演气氛，我们在大街上张贴大幅海报，编剧某某，导演某某，主演某某……这大概也是受到旧时的影响吧！

我的印象是场场客满，决不是我们的号召力如何大，主要是地方党、政机关同志深入发动和广大观众的热情支持。

在《生产战线》开演之前，行政公署主任汪道涵来到后台向我们表示了慰问，并向观众讲话。

离开铜城，我们先后到了金沟、塔儿集、闵桥等地方。这时正是春暖花开时候，在万绿丛中，在高宝湖畔，一支小小的文艺轻骑队在前进！

崇 高 的 荣 誉

在完成了天（长）高（邮）之行的演出任务后，再回到分区的时候，已进入夏季了。我们住在张公铺附近的三岔塔庄子上。分区宣传